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烟雨石钟山

□段佩明

石钟山与吾邑宿松隔水相望，年少时读过《石钟山记》，一直盼望亲履实地。前不久，应朋友之约，欣然同游石钟山。

驱车出县城，穿湖区，来到汇口码头，弃车登船横渡。刚上船，天空下起小雨，江面烟雨迷蒙，对面的石钟山静立在江渚之上，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，仿佛氤氲在水墨画里。

一声笛鸣，轮船晃动一下起航了。透过船窗，浪花向船两侧翻滚并散开，在江面留下一条长长的水痕。水痕之上，有江鸥逐浪而翔。循着船家指点的方向望去，水面隐约浮现一道水线，雄浑壮阔，那是江水与鄱阳湖水交融形成的自然奇观。让我诧异的是，传闻所说“江湖两色”给人的感觉并不明显，颠覆了我之前关于长江水浑浊、鄱阳湖水清澈的认知。此刻，江水清澈，鄱阳湖水反而有些浑浊，船家帮我解开疑惑：在雨水较少的冬春季节，鄱阳湖水水位下降，水事活动频繁，因此就出现湖水比江水浑浊的现象。

船近石钟山，山的轮廓逐渐清晰，三面临水的山体，状如伏钟，扣在江湖咽喉。受江风的雕琢与浊浪的淘洗，山崖石壁千疮百孔，如蜂巢孔洞一般。也许是风平浪静，我们没能像东坡先生那样，听到“噌吰如钟鼓不绝”的美妙声音。仰首而望，危崖高耸，怪石嶙峋，势如泰山压顶，令人森然。当年东坡父子月夜乘舟于绝壁之下，考察和聆听“奇音”，发出“大石侧立千尺，如猛兽奇鬼，森然欲搏人”的感慨。很显然，他们与我感同一心，时空在烟雨中悄然交织在一起。

下了轮船登岸，雨还在下，霏雨扑面，不冷不寒，不湿不骤，只觉清润宜人，心也跟着慢下来，安静又舒展。青阶引路，拾级而上。石阶经过岁月的打磨，变得光滑圆润，因了雨水的浸润，泛出黝黑的光泽，我们的步履不由得变得格外小心起来。

走近山门，雨中的花岗岩牌楼，透着清冷而醒目的白。“石钟山”门额，字体如铁画银钩，雄健中糅合飘逸，恰如江湖之水，刚柔并济。抬眼望去，东坡先生的汉白玉塑像在树林前巍然矗立，峨冠博带，目光如炬，眼神里藏着执着与求真的刚毅。石钟山古木参天，漫山苍翠，掩映着错落有致，建筑风格迥异的亭台楼阁、塔榭廊廡，这里十步一处景观，百米一片风光。穿大门往里走，迎面便是石钟亭，亭内有白色大石，上镌“石钟”二字，有好事者备卵石，以石叩石，供游人一乐，“啜啜”之声如钟鼎之鸣，清越悠长，响彻空冥。在怀苏亭，亭中矗立石碑，碑上铭文，讲述东坡先生三访湖口的故事。雨水漫漶了文字，历史却不曾模糊。移步江天一览亭，凭栏远眺，天地间细雨如烟，飘飘洒洒，遮挡了视线，不能远眺匡庐烟云，却可俯瞰大江东去，百舸争流，一时顿觉天地辽阔，壮志盈怀。

行走在幽深的石径，目光时常被石头上镌刻的大小不同、字体不同的字牵绊。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、颜真卿、黄庭坚、陆游……历代名家在此流连忘返，留下大量诗词歌赋和题刻碑碣。他们的文字，后人勒石铭文，供游人浏览，追思先贤。每到一处，我都会逐字逐句诵读，打捞被岁月漂洗的美文妙句。

石钟山位于鄱阳湖与长江的汇流处，控江襟湖，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险要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有“江湖锁钥”之称。而眼下，一幅渔舟唱晚的画面铺展在我们眼前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游兴正酣，雨势骤然转急，将思绪从历史烟云中猝然拉回现实。眼前天色苍茫如暮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观看的景点，笼罩在沉沉的暮雨中，我们只得匆匆折返。

舟中回望，雨中的石钟山轮廓依然。虽然未能遍访景区略有遗憾，但此次游石钟山，更像是一场与古人的对话。东坡先生为辨“钟鸣之声”的由来而月夜探崖，其求真务实的态度，正是此行意义最生动的注脚。

□张所昆

在日照市岚山区，有一个著名的古镇名曰“碑廓(音guō)”。《日照市志》载，碑廓之名始于汉代，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。

要知道，历史上碑廓镇以多碑而著称，各种各样的碑都有，其形制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墓碑，碑体都比较大，数量多得惊人，它们应该是前世留传下来的，上世纪40年代这些古碑被集中埋入了地下。曾经亲眼见过这些古碑的当地老者，皆俗称其为“大碑”，并说不少大碑高度都超过两米，甚至在三米以上。据传，有的大碑上面还有图案和文字。

历史上，碑廓镇曾有过一座非同寻常的古墓。康熙《日照县志》记载：“(古墓)在碑廓店，年代无考，翁仲、石兽犹有存者，土人相传为马状元墓云”。光绪《日照县志》载宋佩玉《古墓行》诗一首：“此地相传状元墓，来游不见一抔土。惟余翁

仲两片石，东西直立如官府……”由此得知，这座豪墓早在康熙之前就已颓败，其主人是谁，后人早已含混不清了。

说起来，小小碑廓镇竟然存在三大谜团：古墓没主，碑多无解，镇名失考。笔者是一名文史爱好者，近十几年来下大气力对各个谜团进行探索和研究。依笔者看来，上述三个谜团并非一个个孤立的事件，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关联的。概括地说：古墓的主人当为项橐，汉朝时人们曾在其墓前为他建立了一座“碑廓”，后来形成了地名——“昔仲尼，师项橐”，相传项橐为春秋时期日照碑廓地方的神童，当地人一直在崇拜他、传颂他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孔子与项橐的故事被大力宣扬，当地官府因而为项橐专修了一座虚墓(因是虚墓，所以才“来游不见一抔土”)，并植入石人石兽和石碑等各种汉代墓葬风尚。再后来，时人又在墓地南

侧为项橐特别造了“碑廓”建筑，大量的碑碣被移入进来，以供世人游览凭吊，之后“碑廓”二字则慢慢演化成了镇名。由此，我们便可明白旧时碑廓镇上为啥会有那么多的古碑了：它们当是从“碑廓”里散佚出去的！

何谓“碑廓”？它是陈列许多碑碣、刻石的大型建筑物，四四方方，还饰有亭阁，宛如一座城郭，故而名曰“碑廓(廓通‘郭’)”。“碑廓”类似于现今的博物馆，可谓文化与艺术的殿堂。“碑廓”远非寻常达官贵人死后可有，它一般是为追念、颂扬人文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(或者重大事件)而修建的，通常设置在名人的陵园墓地或祠庙场所。因此这两处场所往往积存着为其主人歌功颂德的大量碑碣，为便于集中存放管理和供人瞻仰，“碑廓”便应运而生。

修建“碑廓”，不单是一项工程项目，还涉及政治、历史、文化等诸多因素。在日照碑廓地方的人文历史上，般配“碑廓”者，唯小圣公项橐也！当然，“碑廓”一词在全国通用，国内不少人文场所至今仍然都还存在“碑廓”，甚或一处景观不止有一座“碑廓”。如湖南永州柳子庙为永州人纪念柳宗元而建，又名“柳子厚祠堂”“柳先生祠堂”“柳司马先生庙”“柳司马祠”。始建于北宋至和三年，南宋绍兴十四年迁建于现址，清光绪年间重建。庙内现存历代石刻碑记匾联甚多，其中“荔子碑”雄文出自韩愈之手，《楚辞·九歌》之神韵宛然；苏轼书丹，恣肆飞扬，依稀“大江东去”之豪放；而《跋记》叙沿革，往古之变迁俱在，故此碑有“三绝”之美誉。余如《寻愚溪谒柳子庙》《捕蛇歌》诸碑，或文奇字妙，或人远事邈，各有妙处。

(作者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会员，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)



湖南永州柳子(柳宗元)庙之“碑廓”

□王吴军

古人把笔墨纸砚这四种文化用品称为“文房四宝”，其实，古时被称为“文房四宝”的笔墨纸砚还各有别的称呼。

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他写的《毛颖传》中把毛笔、墨、砚台、纸四者取名拟人立传：“(毛)颖与绛人陈玄、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……”文中的“毛颖者，中山人也”指毛笔产自中山，毛指兔毛；颖指毛笔的锋毫；中山，战国时国名，在今河北省定县一带，以产紫毫毛笔出名。绛人陈玄指墨，唐时绛州(今山西绛县)贡墨，墨以陈旧为佳，故拟其姓陈。弘农陶泓指砚，唐时虢州弘农(今河南灵宝县)贡瓦砚，瓦砚是陶土烧制的，故拟其姓陶。砚中盛水，故取名泓。会稽褚(chǔ)先生指纸。唐时越州会稽(今浙江绍兴)贡纸，纸以楮木为原材料，故拟称褚先生。韩愈把笔称为“毛颖”，把墨称为“陈玄”，把纸称为“褚先生”，把砚称为“陶泓”，后来，“毛颖”“陈玄”“褚先生”和“陶泓”就成了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的别称。

另外，古人还把文房四宝中的笔称为“管城子”。韩愈在他写的《毛颖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秦皇帝使(蒙)恬赐之汤沐，而封诸管城，号曰管城子。”这里的“赐之汤沐”中的“之”，指的就是笔，因此，管城子也是笔的别称。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他写的《戏呈孔毅父》这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管城子无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绝交书”，这里的“管城子”

也是指的笔。

除此之外，文房四宝中的笔也被称为“毛锥子”。在《新五代史》中的《史弘肇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(史)弘肇曰：‘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戟，若毛锥子安足用哉？’”而且，笔也被称为“毫”，有羊毫、狼毫、兼毫等称呼。具体来说，用羊毛所制的笔称为羊毫，用狼毛所制的笔称为狼毫，用羊毛和兔毛混合在一起所制的笔称为兼毫。还有，笔也被称为“中书君”，这也出自韩愈写的《毛颖传》。关于笔被称为“中书君”，韩愈在《毛颖传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累拜中书令，与上盖狎，上尝呼为中书君。”于是，“中书君”也成了笔的一个别称。

文房四宝中的墨除了有“陈玄”这个别称之外，还有松滋侯、龙宾、龙香剂等别称。古人在制墨的时候，多用松烟，因此，宋朝时的人们把墨称为“松滋侯”。北宋的苏易简在他的《文房四谱·墨谱》中说：“易元光，字处晦，燕人也。其先号青松子，颇有才干，雅淡清贞，深隐山谷不仕，以吟啸烟月自娱。尝与南越石虚中(指砚)为研究云水之交，与宣城毛元锐(指笔)，华阴褚知白(指纸)为文章濡染之友。世为文史之官，特诏常侍御案之右，拜中书监、儒林待制，封松滋侯。”这里的“松滋侯”指的就是墨。至于墨被称为龙宾和龙香剂，则来自唐玄宗。唐朝的冯贽在他的《云间杂记》中记载了一段故事，说的是唐玄宗的御案上有墨，有一天，唐玄宗见墨上有一个像小苍蝇一样的小道

士在行走，就呵斥他站住。小道士站住了，高呼“万岁”，并说他是墨精，凡是世人写的诗文，其墨迹上都有龙宾，因此，龙宾就是墨的代称。唐玄宗用的御墨是用油烟加入麝香和金沙而成，也就是用所谓的龙香剂制成的，因此，唐玄宗用的墨就被称为龙香剂，并成为墨的别称。

在汉朝的时候，纸还被称为“赫蹄”。《汉书》中的《外戚传下》中记载说：“武发篋中，有裹药二枚，赫蹄书。”颜师古对此引注应劭曰：“赫蹄，薄小纸也。”因此，“赫蹄”也是纸的一个别称。还有，古人把纸也称为“滑砥方絮”，“砥”比喻纸的平整，“絮”形容纸的洁白，把纸称为“滑砥方絮”，实在是清雅而别致。其实，文房四宝中的纸除了被称为褚先生、赫蹄、滑砥方絮之外，还被称为“麦光”。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在他的《分类东坡诗》中的《和人求笔迹》中写道：“麦光铺几净无瑕，入夜青灯照眼明”，这里的“麦光”指的就是纸。明朝诗人王逢在他的《梧溪集》中一首诗中写道：“忧君尚有疏，倘寄麦光牋”，这里的“麦光”指的就是纸。

古代文房四宝中的砚多是用陶、瓷、石料制成的，韩愈把砚称为“陶泓”，非常别致，而且，“陶泓”这个别称在北宋时期依然流行。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在《次韵范纯父涵星砚月石风林屏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陶泓不称管城沐，醉石可助平泉醒。”这里的“陶泓”指的就是文房四宝中的砚。

【史地新知】

古镇碑廓与『大碑』

【观书所得】

『文房四宝』各有别称